



七 场 话 剧

耕海播情

周 振 天

中国戏剧出版社



1234.7/83

DF51/05

耕海播情

七场话剧

周振天

中国戏剧出版社

875958

耕海播情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戏剧印刷厂印刷

字数54,000 开本787×1092 毫米1/32 印张2 $\frac{1}{2}$

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8069·186

定 价: 0.23元

内 容 提 要

七场话剧《耕海播情》，表现了人民海军指战员在历史转折的新时期，思想、面貌发生的巨大变化。

七十年代末，南海某水警区908号扫雷舰，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农村政策的落实和城市青年的大批入伍，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舰政委董晓功在新形势面前感到束手无策，对理想和事业失去了信心。舰长廖海波了解、体贴、爱护战士，以机动灵活的工作方法带领战士胜利完成了扫雷任务。刚复职的司令员黎锐在运动中受过廖海波的伤害，但他不顾前嫌，正确处理了和下级干部的关系。女工程师黎楠和渔家姑娘珠女，在斗争中也找到了真正的爱情。

人 物 表

廖海波——三十一岁，908号扫雷舰舰长。

董晓功——三十岁，908号扫雷舰政委。

黎楠——二十九岁，扫雷研究所工程师。

珠女——二十四岁，渔村潜水姑娘。

陆金水——二十七岁，908号舰轮机班班长。

蔡春芳——二十六岁，农村姑娘，陆金水的未婚妻。

黎锐——五十四岁，水警区司令员，黎楠的父亲。

霍大虎——十八岁，908号舰水兵。

水兵甲、乙、丙、丁。

女民兵甲、乙、丙。

干部甲、乙。

第 一 场

时 间 七十年代末，夏季的一天傍晚。

地 点 南方某军港码头。

〔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军港码头的一角。高高的海堤，在舞台后区通台而过。一条白石砌成的引桥从台中向天幕一直延展而去。漂亮的水银灯立在引桥两边，随着引桥一直出现在远处海里。远处是平静的大海和停泊在海里的数艘军舰。满天如火的晚霞，把柔和的霞光投在海上、军舰上……仿佛整个军港都披上一层若隐若现的红纱，令人心旷神怡。〕

〔传来水兵们拉手风琴的悠扬乐声、歌声和战士们操练各种军事动作的吆喝声。〕

〔幕启：海堤上，水兵们在拉琴唱歌。陆金水佩戴执勤袖章持枪站岗。〕

〔霍大虎吊儿郎当地上。他的水兵衫拖在裤子外面，手扇着水兵帽。〕

霍大虎 (哼着歌子)“……到处流浪……啊……到处流浪……”(毫无礼貌地在陆金水肩上拍了几下)呃，908号扫雷舰在哪？

〔众水兵厌恶地看着霍大虎。〕

陆金水 (和蔼地) 你找“908”干什么?

霍大虎 干吗? 我是那上头的!

水兵乙 说谎! 我们都是“908”的, 怎么没见过你?

霍大虎 哥们儿是刚来的!

陆金水 哦, 你叫什么名字?

霍大虎 我叫霍大虎!

陆金水 (热情地) 霍大虎同志, 欢迎! 欢迎! 看, (指海上)
那是咱们的“908”。

霍大虎 (望去) 嗨, 我以为多大的船呢, 唉! (欲下)

陆金水 霍大虎同志, 上舰之前请把衣帽整理好!

霍大虎 (不屑地) 哼。

陆金水 呃, 你这裤子是怎么啦?

水兵乙 那是自制喇叭裤!

霍大虎 吓! 你们脑门儿上还没长出帽沿来, 就想管人
呀! 咸吃萝卜——淡(蛋)操心!

水兵丙 你骂人!

霍大虎 不服气? 咱就比划比划。

〔陆金水忙止住大家。〕

水兵甲 你别穷横, 你这个熊打扮, 要是叫舰长看见了, 就
有你好看的了!

霍大虎 嘿, 舰长还能吃了我?

〔霍大虎捋胳膊挽袖子, 众人与他吵吵起来。〕

〔董晓功走上。他是个身材健美, 面容英俊的男

子，洁净的军服更给了他军人的威仪。在下级面前他总是板着一副政工人员的面孔，水兵们见到他自然就拘谨、紧张。

董晓功 这是怎么了？

水兵甲 董政委来了！

〔众水兵忙立正，迟疑了一会儿，便你一言我一语地将霍大虎的情况告诉给董晓功。〕

〔霍大虎满不在乎地抽起烟来。〕

〔董晓功皱着眉头走到霍大虎面前。〕

董晓功 霍大虎，从训练团出来，你就回家啦？

霍大虎 我爸爸有病，叫我回天津。呃，我请假了。

董晓功 霍大虎同志，你已经是个革命战士了，要严格要求自己。穿什么衣服，实际上是个世界观问题。

霍大虎 (不屑地) 喏，别来这一套。是你们海军的裤子太瘦，我才放了一丁点儿。这样凉快。

董晓功 (非常气愤，想发作，但又忍抑着) 我是政委，命令你！

霍大虎 政委也不能不叫人穿裤子。

董晓功 你！……好，好，“908”不要这号兵！

霍大虎 哼，我还不想上你们那小破船呢！（转身欲走）

〔廖海波提着皮箱从码头外走上，与霍大虎打了个照面。他的年龄与董晓功相差不了一、两岁，但他面容消瘦，皮肤红黑，显得老了一截，论起英姿，比董晓功逊色得多。棱角分明的脸、嘴唇、眉毛和闪

着暗光的眼睛，都使人感到内在的强韧的性格。

右额有一道伤疤一直拉到颧骨，虽说是破了相，却显出一般人所没有的凛凛威严。但水兵们见到他却非常亲热，除了必要的礼节外，看不到任何拘束和紧张。

廖海波 哈，这是霍大虎同志吧？怎么刚来就要走？

众水兵 廖舰长回来了。

廖海波 回来了，回来了！看，录音机给你们买来了。（从箱子中提出一台小型录音机）

〔众水兵欣喜接过，听起音乐来。

董晓功 老廖，你可把我想坏了。家里还好吧？

廖海波 好！好！（掏出一包红枣）尝尝我们家乡的特产。（将枣分给每一个人）呃，接着！（又给霍大虎一捧）

〔霍大虎忙接住，他打量着这位舰长，似乎有些好感。

〔众人吃着、笑着、交谈着。大家能明显感到廖海波和下级有着十分密切、平等的关系。

〔霍大虎也不禁向前凑去。

廖海波 （对霍大虎）你刚才气鼓鼓的，跟谁呀？

〔众水兵将喇叭裤的事告诉给廖海波。

廖海波 啊，喇叭裤……不难看嘛，从前外国水兵就穿……

〔霍太虎得意地笑了。

廖海波 北京的小青年也净穿这种裤子的……

〔众人诧异。霍大虎更得意。〕

霍大虎 就是嘛……

廖海波 (突发地)可你是个中国军人!不是普通老百姓!

霍大虎 (傻了)……我又没光屁股。

廖海波 把军装乱拆乱改更是不行!脱下来吧!

水兵丁 哼,这下你可知道海水是咸的了。

霍大虎 (被激怒了)怎么了?你们合伙欺负我这新来的?

嘿!哥们儿不吃这一套!今天我就是这个打扮,看谁敢动我?有胆量的,撕个我看看!(把腿抬到众水兵面前,肆无忌惮地晃着)

〔众水兵无主意,面面相觑。〕

董晓功 行了,别在这儿出洋相了,你给我向后转。

霍大虎 (越发得意)不是吹,在天津卫大江大河咱也见过……

〔廖海波走到霍大虎面前,一把抓住他的裤腿打量了一下,猛一用力,“唰”地将裤腿撕开。这下霍大虎傻了眼。〕

董晓功 老廖!

〔水兵们窃窃私笑。霍大虎又气又恨。〕

〔廖海波从自己箱子里拿出一条制服裤子,扔给霍大虎。〕

董晓功 (将廖海波拉到一边)这号兵到处都是,你有多少条裤子给他们穿?干脆退回去!

廖海波 留下来!这样的“宝贝”哪能让给别人。

〔这时，远处传来了一阵优美、高亢、悠扬的歌声，歌声把众人都吸引了过去。歌声越来越近。

“大海蓝蓝大海深，
养育了渔家几代人，
……”

〔珠女唱着，笑着，带着一股豪爽可爱的气息走上。她上着鲜红女式潜水衣，下穿渔家彩裤，湿漉漉的乌发垂在前胸。她见众人停唱。

董晓功 珠女，唱呀，我们都在听呢！

珠 女 嗨，都是我自己瞎编的！

众 人 唱吧！挺好听的！

珠 女 好！好听、赖听，你们凑合听，别笑话我呀！（继续唱）

大海蓝蓝大海深，
养育了渔家几代人，
珠女是个渔家女，
愿为大海献青春。

（一转身，看见了廖海波，臊得满脸通红）

珠 女 不唱了！不唱了！

廖海波 哎，唱得挺好嘛，干嘛不唱了？

董晓功 是啊，干嘛不唱了？

珠 女 人家有正经事么！听说你们要到五号海区执行任务，我们呀，先给你们送来一个战利品。

董晓功 开玩笑。

珠女 呃，真的！（冲远处）姑娘们，推过来呀！（跑下）

廖海波 老董，有任务？

董晓功 对。在五号海区，战争那时候布了不少水雷，现在在那儿，发现了石油，在钻井架拖进去以前，一定要把那打扫干净，任务交给我们了。

廖海波 什么时候出海？

董晓功 明天。呃，这一炮一定得打响！新任命的司令员已经上任了。

廖海波 唉，姓什么？

董晓功 姓黎。他从前也是舰长。

廖海波 姓黎……？！

〔珠女与女民兵甲、乙推着一辆车上。车上装着一个用渔网盖着的圆滚滚的东西。〕

女民兵 廖舰长，我们等着立功受奖了。

〔董晓功欲拉下渔网，被珠女拦住。〕

珠女 大家都闭上眼睛，一、二、三！

〔珠女拉下渔网，一只黑乎乎的触发性水雷出现在众人面前。众人惊讶。〕

董晓功 啊！水雷！都躲开！

〔众人闪到一边。霍大虎茫然地看着。〕

〔廖海波上前观察水雷。〕

董晓功 你们怎么不报告，就拉到这儿？这种水雷碰撞了，随时都可能爆炸！

〔霍大虎一听“爆炸”二字立刻趴到地上，捂住耳

朵。

珠 女 (不以为然地)哟!瞧你说的,我们又扯又拽的,连个声响也没有,怕什么的?你听!(说着,在水雷上又“叭、叭、叭”地拍了几下)

廖海波 (严厉地)别胡闹!

〔珠女撇撇嘴。廖海波上前检查水雷。

廖海波 这是美国四十年代的产品。

董晓功 (拾水雷)怎么样?失效了吧?

廖海波 是个假雷,空壳子。

珠 女 什么?假的?我们明明是从海里捞出来的嘛!

廖海波 这种雷是为了迷惑对方,造成敌人心理上的恐惧才布到海里去的。

珠 女 (扫兴地)嗨!

董晓功 “嗨”?要是真雷,说不定你就到天上去唱歌了。

廖海波 来,把它送到那边去。

〔众水兵和女民兵将水雷推下。

〔陆金水劝说着霍大虎下。

〔只剩下了廖海波、董晓功二人。

董晓功 呃,这次回家,把那件大事解决了吧?

〔廖海波摇摇头,苦笑一笑。

董晓功 嗨!跟我还保密?快坦白。(抱住了廖海波,将他的皮夹抢到手,从里面拿出两张照片)啊,真有你的,一个比一个精神,选上哪一个了?

廖海波 别胡闹,快给我!

董晓功 快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二人争夺着，纠缠在一起。

〔这时，一水兵过场，二人忙装做无事一样，绷着笑，水兵过后，二人又闹起来。董晓功被廖海波抓住，只好交出相片。

董晓功 哎，老战友，总得通报一下嘛！

廖海波 这是我妈偷偷塞进我口袋的，让我考虑考虑。（摇摇头）

董晓功 这么说，你是另有所爱罗？

〔廖海波含笑不语。

董晓功 噢，是不是那个珍珠般的海上歌手？

廖海波 别瞎说！谁知人家是怎么想的。

董晓功 那，我可是先行一步了。

廖海波 噢，哪儿的？

董晓功 水雷研究所的。

廖海波 哦——怎么谈上的？

董晓功 说起来也是有缘，我爸爸曾救过她的命。半月前，她来咱们这儿试验新式探雷仪。黎司令员就是她父亲。

廖海波 噢……

〔传来黎楠的喊声：“董晓功……”

董晓功 哦，她来了。明天，她要跟咱们一起出海。

〔又传来了黎楠的喊声：“董晓功……”

董晓功 喂——我在这儿！黎楠——（寻下）

〔听到“黎楠”二字，廖海波一下子怔住了。

廖海波 黎楠?!是她吗?(转念思索)哪有那么巧?黎楠，也许叫李男……?

〔这时，晚霞已隐入海底，黑夜悄悄降临在海面上。军舰上的灯光一一点亮。

〔廖海波走到高处，眺望海上。“黎楠”二字触动了心底的往事。他努力抑制住自己的激动心情。

〔另一表演区，若隐若现地出现了黎楠的身影。她在怒冲冲地责骂：“廖海波，爸爸是相信你，才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你，想不到，你竟干出这种事来!”

廖海波 黎楠，过去是我错了!

〔黎楠：“我爸爸被抓起来了，我唯一的亲人被你出卖了!我恨你!”

廖海波 黎楠，难道今天你还不原谅我吗?

〔黎楠：“不!永远不!羞耻吧!负义之徒!就是十年后我再见到你，也只有仇恨!”

〔黎楠的身影消失。

〔另一表演区出现黎锐的身影。他愤怒地责骂着：“年轻人，你记住，你会懊悔一生的!尽管你今天得意忘形地大出风头，但你迟早会明白，出卖同志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出去!不准你再踏进我的家门!我的女儿也决不会嫁给一个无耻的犹太!”

〔黎锐的身影消失。

〔廖海波走下高处，痛苦的往事在折磨着他。

〔又传来手风琴的乐声，曲调深沉、复杂……

〔黎楠寻上。她文静、秀美，服饰俏而不俗。

黎楠 同志，看见董政委了吗？

〔廖海波被打断回忆，漫不经心地应着。

廖海波 哦，他到那边去了。

黎楠 谢谢！

〔二人各向一方走去，走出几步，猛地同时意识到什么，都停下脚步，慢慢地回过头来。

〔水银灯此时一下子都开亮了，堤上一片银白，如同白昼。

廖海波 黎楠！真是你？！

黎楠 （走上前几步）啊！海波！（手中的提包落在地上）

〔二人怔住，半晌无言相视。

〔手风琴声的旋律是那样地搅动人心。

〔廖海波拾起提包，送到黎楠的手中。

黎楠 哦，谢谢……（努力从窘迫中挣扎出来）我万万没想到会这样的巧，我和爸爸……

廖海波 哦，我已经知道了，……也许这就是“命运”，它不放过任何嘲弄和惩罚的机会。老人家的身体还好吧？

黎楠 （点点头）只是爸爸心头的创伤太深了。我担心，他理智的宽容，控制不了感情上的憎恶。

廖海波 过去的，就叫它过去吧。你放心，今后与老人家相

处,我一定尽力使他愉快。

黎楠 谢谢你……

〔这时黎锐和董晓功说笑着上。黎锐虽然已年近六十,但走起路来仍是有一股朝气,细看去就知道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军人,他为人耿直、倔强,但有时也有些过分的自信,几十年的部队生活,使他养成了严格的工作作风,时而也显得有些刻板。此刻,烈日当头,天气炎热,他仍是全副军装,纽扣扣得严严实实。

〔黎楠看见黎锐迎上前去,拉住他的胳膊。

黎楠 爸爸!

黎锐 (扯开黎楠的手,四下看了看,“咳”了一声)嗯嗯,别拉拉扯扯的,不是在家里。明天就要出海试验了,那可比你坐车哟,要有吃苦头的准备。探雷仪有没有成功的把握?

黎楠 保证成功。

黎锐 牛皮先不要吹早罗。头脑发热,是要跌跤子的。小董,你要常敲打点她哟!

黎楠 我可不是来找保姆的。呃,爸爸,您看这是谁?

〔廖海波走到黎锐面前,端正行礼。

廖海波 司令员……

董晓功 (欲介绍)哦,这是……

黎锐 不用介绍了。廖海波同志!

董晓功 哦,你们认识?